

(香港)林燕妮 著

十道彩虹



远方出版社

十道彩虹

林燕妮 著



1999年1月
遠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王 弋
封面设计:董 春

林燕妮作品集之:

十道彩虹

作 者:林燕妮 著
出 版: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社 址:呼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
印 刷:武穴市龙潭印刷厂印刷
厂 址:武穴市广济大道 18 号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:7 字数:60 千
版 次: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1-5,5000 册
统一书号:ISBN7-80595-113-6/I·45
定 价:9.80 元

(如有装订、印刷错误,请与承印厂联系)

A

不出门时没电话，赶着出门时必定有电话，孔令琴刚拿起了雨伞，佣人便跑过来说：“大小姐，电话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王阿姨。”佣人答道。

令琴焦急地摇头：“不听了，我要迟到了。告诉她我会给她回电。”

司机已在花园后面的车房等着，这样大小姐身上不用沾一滴雨。

“大小姐，王阿姨说是急事，你非马上听不可。”佣人为难地道。

王阿姨是母亲的好友，对长辈不能太没礼貌，令琴只好去听了。

“令琴，晚上到丽晶酒店咖啡室好吗？”王阿姨说：“我要介绍个人间绝色给你。”

“人间绝色？男的？”令琴很久没听见用“人间绝色”这四个惊天动地的字了。

“别老想着男朋友，这个是女的，小姑娘才十七岁。”王阿姨说。

“今晚没空，改天好吗？”令琴早已约了朋友。

“不能改，她有难言之隐，得马上找个解决方法，不然她们整家子都没地方住，全让撵在街头了。”王阿姨说。

林燕妮作品集

你认识的人多，帮帮她。”

“她爸妈不做事的吗？”令琴不解。

王阿姨叹了口气：“她是长女，下面还有弟妹，上面又有祖父祖母，她只是个十七岁的女孩，怎么担当得起，她不想用不正当的手法谋生，你明白吗？”

人间绝色走投无路？

令琴是个心地好的，她从不妒忌别人漂亮，她自己漂亮，母亲漂亮，外婆漂亮，这个人间绝色的定是遇上了天大的困难，她答应了王阿姨尽力帮忙。

“早半小时到，我把她的背景告诉你，她是个很乖的女孩，我不想伤害人家的自尊心。”王阿姨一边命令一边叮咛。

令琴答应了，匆匆钻进了车子，雨还下着，不过对她通常没影响，她是个踏出踏进私家车门的小姐，雨伞的装饰作用大于一切。

下午看完朋友的画展，她说不跟大伙儿晚膳了。

令琴是个不会用公共交通工具的，不懂得搭地铁，只好塞车从香港过九龙，每逢天雨必定塞车的，她迟了十五分钟才到达丽晶酒店。

王阿姨已经在咖啡室了，旁边还有位中年女士：“令琴，这是‘港九电视台’的胡敏之小姐。

“认得的，胡小姐你好。”令琴当过“港九电视台”一年一度香港小姐选举的评判，跟胡敏之算是相识。

“把她介绍入电视台是可以的，但电视艺员的薪金很低。”胡敏之说。

“我叫令琴提名她参加香港小姐选举吧，我不信她不艳冠群芳。”王阿姨显然已跟胡敏之讨论了一阵。

胡敏之摇摇头：“今年刚选完，再美也得等明年了。”

王阿姨焦急得很：“令琴，她没有父亲的，一家七口

挤在旧楼天台的僭建小公寓里，房租一直很便宜，但现有旧楼要拆了，他们压根儿付不起任何地方的房租。”

孔令琴明白了，那女孩需要一笔急钱，但那用得着见面吗？找人交给她便是了。

王阿姨的看法不同，她想替她找个一夜成名，马上可以以名生财的正路方法。

当艺员、电影明星，都是美女的救急出路。胡敏之心里笑着王阿姨的天真，那要熬多久才能红起来？小艺员小明星的收入几乎等于零。

在没有人抬头之际，一把细细的，斯文有礼的声音来了：“王阿姨。”

“啊，东西，坐下，坐下。”王阿姨把她放在自己身旁，她的脸孔正对着令琴。

“令琴，胡小姐，这就是我所说的东西。”王阿姨介绍着。

“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令琴问。

那姑娘仿佛惯听这个问题，微微一笑：“东西就是我的名字。”

“你的名字就叫做东西，微微一笑：“东西就是我的名字。”

“你的名字就叫做东西，什么东西的东西？”令琴觉得这名字真古怪。

“对。我叫余爱东西。”姑娘语意平淡的回答。

令琴可几乎以为耳朵的问题了：“你叫余爱东西？”

“我爸爸的名字中有个东字，所以生下来的时候，妈妈把我的名字起做爱东，后来爸爸不跟我们一起了，妈妈便在下面加了个西字，变了余爱东西，自从我有记忆力起，所有人都叫我做东西，没问题的。”小姑娘完全不像在说个俏皮的故事。

令琴是惊奇多于惊艳，这十七岁的少女，五官一望就是无懈可击，出奇的是她那绝对青春中的绝对黯淡。

她像在等待一些什么把她燃起，目前她是个失掉光采的少女。

一身棕色的衣服，很沉，很稳，但也很不起眼。

像什么呢”像观音穿上了一团泥。

她的头发很长，烫得曲曲的，干干的。对她的天生美貌只有拖累的分儿。

少女天然柔亮的秀发呢？

余爱东西的眉很长，不画便如画地入鬓。

眼珠子是琉璃似的棕色，圆圆大大的，但不活泼，让比平常人大很多的杏形眼眶眶着。

眼神没有天真，但却收蓄着一份过早而来的柔情款款。

然而她是个未恋爱过的少女。

鼻子很高，但也是高得温柔那类，并不刚劲的。

嘴唇上薄下厚，上唇正中那个小尖尖，过分雍容地坐在丰饱的下唇上面。

十七岁的神态，半点都在她身上找不到。

她有的总是一股处变不惊的从容。

不紧张，不跳蹦蹦，怎么在那样的困境中还能那般自制自若？

细看她，一切底下原来有份雍容。此刻她穷她困，但客观环境容易夺走了她的活泼天真，却没能夺去那份与生俱来的雍容。

一举一动都是静，静之中带着很多不告诉人的话。

“我想找份工作。”她并不焦急地开口了。

“目前你在做什么？”胡敏之问她。

“念中五。”东西答道：“不过我随时可以工作。”

“不念书了吗？”

“不。”上嘴张完，上唇正中那小尖尖再度优雅地坐在丰饱的下唇上面。

令琴有点不习惯她双唇的起坐，老是一个样儿。

十七岁的女孩怎么连嘴角都不动一下的？

“隔邻电视台的选美会有兴趣参加吗？下个月便开始报名了。”胡敏之有一手消息。

“什么时候决赛？东西是赢定了的。”

阿姨的赞誉，余爱东西全然没反对地接受了。

“从接受报名到决赛，头尾三、四个月吧。”胡敏之道。

余爱东西两道弯弯的长眉蹙了一下，有若等不及了。

她仍坐得定定的聆听各人的提议，结论是胡敏之介绍她到电视台和电影公司试镜。

令琴帮不上什么忙，王阿姨倒想及了：“东西，令琴姐姐身材跟你差不多，她有些衣服合你穿的。”

“唔。”余爱东西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。

“你来我家挑选好了，我比你大上几年，得给你选些青春点的才是。”令琴二十二岁。

二十二岁是成年人，十七岁到底是少女。

余爱东西点了点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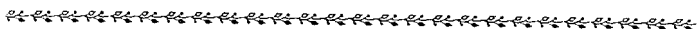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明天来吧。”令琴说。

“唔。”她简单的应了一声。

“很斯文淡定一个女孩子。”胡敏之在余爱东西告辞后说：“在娱乐圈里混，就怕她太文静了。”

“她从小到大都很文静，不大说话的。”王阿姨道：“令琴，你看她怎样？”

“十分美丽，但仍未给我人间绝色的感觉。”令琴老老实实的说。



王阿姨有点感慨：“你们没看着她长大。一生长来已是个完美的婴儿，才那三、四岁便没有人美得过她，到了十一、二岁，哎，简直像个小公主。”

令琴反对：“不像公主。”

王阿姨有如被辱似的瞪着她。

令琴想着她的风仪：“她像皇后，她有那种贵气。”

“如今是个落难皇后呢。”王阿姨说：“她外婆和妈妈的首饰都卖个清光了。”

“她家就是以此为主？”令琴问。

“除此之外，东西去跟小学生补习赚钱，东西很乖的。”王阿姨说。

“她爸爸死掉了？”令琴好奇。

“真是死掉还好，跑掉了便一个子儿都不接济妻子儿女，老在上头搞女人。”王阿姨咬牙切齿。

“东西有见爸爸吗？”令琴很想捉摸东西神情中的空白。

“他？他见到儿女还跑不及呢。见，见个鬼。那家伙长得俊，东西的妈妈也是美人，东西集中了父母最漂亮的地方。”

“但她打扮得太老气了。”令琴惋惜。

“那明天你给她找回青春吧。”胡敏之也觉得这美少女显得太苍凉了。



翌日下午十分炎热，令琴到花园走了一分钟便决定折回冷气房间。

花和树在烈日下全然凝定不动，空气沉重得把人压出汗浆来，站在花园里有如熔局在微波炉中。

热气把人困在中间烤着，四周的热气就像四度推不开的门，不但令人没法出去，还会跟着人走，走到哪儿那四

度门把人困到那儿蒸炸烤焖。

屋子里面凉快多了，令琴在二楼睡房翻着时装杂志等余爱东西来。

“大小姐，有个姓余的小姐来找你。”佣人慢条斯理地走上二楼报告。

“是啊，我约了她。她在客厅等着吗？”令琴问。

“仍在大闸外边，我没见过她，怕是白撞的，得先上来问问你。”佣人说。

令琴往窗外一望，余爱东西正在大毒日头下静静地站着。

“快去开门，别把人家晒坏了。”令琴急急下令。

佣人慢条斯理的蹭下去，她开门的速度是依照那个人的衣着和车子而定的。这个姑娘，衣着土气，走路上来的。

“你走快点行不行！”令琴叱骂了一句。

在窗外，她看见余爱东西动也不动地站着，不时拿出纸巾印脸上的汗。

令琴快步下楼梯，在大厅迎接了她。

“这么热，要不要汽水？”令琴见她大汗淋漓。

“白开水便行。”余爱东西拉平了身上的廉价花裙子坐下。

那是长及小腿的宽脚裙子，灰底印蓝花，女人街货色，应是中年女人穿的。

“你不穿牛仔裤的吗？”令琴两次见她都是穿过长的裙子。

余爱东西摇摇头。

令琴把她拉上睡房，她的衣柜是开敞式的，有如个没门的小房间，衣服成行成列的卦着。

令琴看到余爱东西的眼睛转了一下，仿佛看见了件想

林燕妮作品集

要的玩具，她的眸子中亦有诧异，想来她从没见过大得可以走进去的衣柜。

“试试看。”令琴给了她条蓝色牛仔裤。

余爱东西有点委屈地接过了，她不明白为什么令琴要她试穿这么平凡的牛仔裤。

令琴又给了她件白色短袖衫衣，余爱东西更加委屈了，那白衫衣那么平凡。

令琴完全不可以想象没有牛仔裤的十七岁。

东西不大愿意地把牛仔裤和白衬衫穿上了，马上年轻了十年，回复了青春，但那仍是超过十七岁的青春。她的凝重神情没有小女孩的俏皮。

令琴看得出东西的失望，于是便哄着她：“你自己挑一件穿给我看看。”

东西在衣柜里走过四列衣服，停在晚礼服那一列，拿了件钉了亮片和珠子的黑色雪纺长晚装。

一穿上，令琴可呆了一呆，东西的一张脸在全黑之中闪出艳光，低胸露臂的衣服显出她凹凸玲珑的身材和润白的肌肤。

干站着，就像个未加冕的皇后般灿烂。

这东西真是天生丽质难自弃，她知道自己超乎他人地漂亮的。

碍眼的是那头烫得士糠的过曲长发。

“把头发弄直，剪短一些好不好？”令琴提议。

东西并不喜欢这个主意，只是满怀欣悦地抚摸着身上的黑色晚服，白白的长脖子微微扭着，长睫长垂着，十指细拨轻纱，有着超乎她年龄的似水柔情，同龄小伙子不懂得品尝的似水柔情。

“喜欢这件晚礼服吧？”令琴看得出来。

“唔。”东西颌首一笑，娇美得不倾城也倾了衣柜，令

琴甘愿马上把衣服送给她。

“拿去穿，不用归还的。”令琴说。

“要还的。”东西低低说了一声。

令琴再给她找了些便装，花了半天时间。

原来替太美丽的少女找衣服是很难的。

一般轻松便装跟她眩目的美格格不久。令琴到此才明白“美丽的人穿最平凡的衣服也好看”是错的。

美丽的人要穿美丽的衣服，不然就像在美丽的花园里放了个马桶。

怪不得昨夜令琴老觉得她称不上绝色，她身上穿了个马桶。

特别的人便需要特别的东西，只有不够特别的人才用不上特别的东西。

衣服、皮包、鞋子的选了一大堆，令琴把它们一古脑儿放进个路易威登箱子里面。

余爱东西显然不知道路易威登是什么，更不知道令琴给她的衣服尽是名牌，她都不认得那些名字。

“表姊！”有个二十一岁左右的青年拿着网球拍走了进来。

“世义，打完网球了？在我家吃晚饭不？”令琴问他。

“表姊，她是谁？”世义突地见了个美人，眼珠子几乎掉出来了。

“巧极了，东西，这是我的表弟世义，你拎着一大箱子东西，我叫他送你回家好了。”令琴这表弟一向随和。

世义忙不迭的答应了，虽然表姊说的什么东西、东西，他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

余爱东西一看，这穿着球鞋短裤的表弟倒长得眉清目秀，脸上老卦着开心的笑容，对他先已有几分好感。

世义开了部积架跑车送她，回来时已是晚饭时分。

林燕妮作品集

“爸妈不在，你陪我吃晚饭吧。”令琴坐了偏厅。

“表姊，怎么她的名字那么古怪？”世义问。

“她没告诉你吗？”令琴笑道：“神魂颠倒得不会说话了吧。”

“她真的很美。”世义赞叹着。

“她住的地方怎样？”令琴问道。

“很差劲。是旧楼天台上半层僭建东西，又局又热。”世义道：“她家那部冷气机又老又吵又不凉。

“但你一样打算追求她。”令琴看得出表弟的心意。

他俩自小便很亲近，世义虽不穷，但亦不富有，他的妈妈没令琴的妈妈嫁得好。

世义的家，中上吧，但世义可没有富家公子哥儿那么多零用钱，刚从美国大学毕业回来，打的亦是万多元一个月的一份工。

那积架跑车是他的父亲的，年份久了，毛病多多，但世义始终是青年人心性，喜欢跑车的模样儿。

令琴不鼓励也不反对世义追东西，世义是个阳光充沛的好男孩，说不定前途无限，但目前他仍未有一掷千金的能力。

东西家里的经济难关，并非世义所能解决的。

真有点可惜，令琴心里想，东西也许因等不及而错过了世义这个好男孩了。

“她说后天去试镜。”世义说：“她想做演员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令琴不晓得那是好事还是坏事，她只知道电影圈复杂。

世义几乎每天都去找东西，有一天回来，他对令琴说：“她不叫东西了，她有个新的艺名叫史文诗。”

“又史又文又诗啊，那么文诤诤的。”令琴念着：“史文诗、史文诗，容易上口，亦跟她的斯文沉静气质配合。”

“这么出色的一个美人不能用太俗气的艺名的。”世义倒喜欢东西的新名字。

“世义，你去找人家，有没有带点什么礼物去给伯母？”

“有，水果啦、饼干啦，每次都花我几百块。”对世义来说，这已是个不轻的负担，一次几百，十次便几千了，上街吃饭还要花钱的。



史文诗一试镜便出了名，摄影机厚爱她，镜头下的她比本人更美丽，众人像发现了西施。

史文诗穿的都是令琴的衣服，没有人晓得她家境贫寒。

令琴看了那些照片很开心：“她穿起来比我好看。”

世义道：“她快不够衣服替换了，纸上明星，有什么收入？”

“你娶了她算了，做你的太太也不错。”令琴忽发奇想。

世义脸红红地笑：“可惜我爸爸没你爸爸多钱，我没办法一口气拿一千几百万现款出来为她买间新房子。”

世义仍是每天跟史文诗通电话的，她不愿意别人唤她做东西了，那是个她想忘掉的名字。

史文诗拍了她的第一部电影，硬不会演戏，却硬是漂亮得星光闪闪，虽然演的是花瓶角色，但影坛老一辈的人都说，影坛第一美人非史文诗莫属了。

随着她的艳名远播，世义见到她的机会愈来愈少了，卦电话过去，老是文诗的妈妈接听，小伙子找女友，老变了跟女友的妈寒暄上半天。

“这不是好现象呢，伯母分明不想你接近她的女儿。”令琴觉得事有蹊跷。

林燕妮作品集

“表姊，昨天我拿了四磅荔枝去看她，发觉她腕上戴了只价值十万元的表。”世义傻乎乎的向令琴报告。

令琴不禁失笑：“四磅荔枝比十万元的碗表，怎么比？不知那表是谁送给她的。”

“她说是干娘。”世义如实道来。

“嘿，那干娘就快送车送楼了，忘掉你的荔枝吧。”令琴觉得世义应放弃了。

世义还是没有放弃，只是联络得上文诗的时间愈来愈少了。

每次伯母都说文诗开工去了，不在家。

史文诗的确有点戏拍，但她不是红星，只是个初出道的新人，没可能拍戏忙得常常不在家。

史文诗虽然未红，但报章刊物上的照片很多，她比所有女明星都美，读者喜欢看见她的样子。

男士们东南西北的拜倒在她石榴裙下，令琴看新闻报道，看见了“李华章”三个字。

李华章正在大力追求史文诗，日夜都泡在她身边。

娱乐版给李华章冠以李公子的衔头，还算出他的家族有多少身家。

糟糕，令琴心里暗自一惊。

她希望史文诗不要中了李华章的圈套。不错他家族显赫，可是李华章压根儿进不得李家大门。

李华章是李氏昆仲中最游手好闲那个的私生子，从没把他的母亲迎娶过去，她不算是李家媳妇，李家也不当李华章是他们的后代。

但这个李华章就是爱吹牛，开口闭口都提及他的家族，不熟悉上流社会的人都让他哄过了，没人知道他的真正底细。

令琴很矛盾，告诉史文诗吗？十分尴尬，不告诉吗？

史文诗会大大的上一次当。她惟有希望她没有爱上他。

史文诗跟李华章拍了不久拖，令琴便收到个路易威登箱子，里面是她借给史文诗穿的衣服。

没一张多谢的字条，没一个多谢的电话，仿佛那批衣服是垃圾似的物归原主。

令琴心里不大痛快，更不痛快的是世义，最近伯母连电话都不跟他聊，一句“不在家”便收线。

不久，连电话都没讯号了。

“表姊，难道她搬了家？”世义狐疑着，她哪儿有钱搬家。

“搬了也不出奇。”令琴道：“那李华章是三更贫五更富那类，也许最近赚了笔钱，替佳人搬家。”

“搬了也不告诉我。”世义气鼓鼓的坐着。

“你没有机会了，人家不要再跟你联络了。”令琴给表弟来个当头棒喝。



史文诗的确搬了家，搬到了山顶一层三千尺左右的寓所。

“东西，华章买给你的吗？要好几千万啊。”她的妈喜不自胜。

“不是他买给我的，那是他家族的物业，华章说反正空搁着，不如让我们搬来住。还有，妈，以后别再唤我做东西，唤我做文诗。”她柔柔的眼神背后是坚持。

“文诗，文诗，文诗，叫不惯啊。”

“街上的人都唤我这个名字。东西已经死了。”她倔强地说。

“世义那小伙子……”

“妈，别提了，我要跟过去一刀两断，我不要再让人看不起，我不要你们再捱穷，我不想再跟我想捏死的顽童

林燕妮作品集

补习。”史文诗立志只往高处走的了。



短短一年间，史文诗的绝世美貌带给她不少片约，和更多的裙下之臣。

入息还是不够的，李华章常给她津贴。

上流社会的舞会开始有她的芳踪了，此夜是“关怀爱滋病”筹款舞会，主席是令琴的老朋友。

令琴一踏进君悦酒店宴会厅，已看见主席朋友跟史文诗一块站着拍照。

史文诗穿了件吊带窄腰紫蓝大篷裤，玉臂上卦着同色披肩，真的像皇后一样雍容。

记者的镁光灯闪个不停，史文诗笑个春花灿烂。

“令琴，过来，合拍几张！”主席向令琴挥手。

令琴大方地走了过去，主席道：“我给你们介绍，这位是史文诗小姐。”

“我们认识的。”令琴为文诗的风光而开心，伸出手去相握：“文诗，你好。”

史文诗只是微微一笑，没有亲切的表示。

记者们再拍了两帧照片，史文诗便对记者们说：“谢谢”

说完转身便走了，半句话都不跟令琴说，好像一同拍照会让令琴沾了她的光似的。

令琴愣在当场，世义马上走过去伴着她：‘那东西，忘恩负义，居然够胆量装作不认识你。’

“算了，她认我我也不见得有什么光荣。”令琴心里有气，她是有头有脸的大家小姐，却让这小明星奚落了。

“别生气，她如今连我都不认了，看那没良心的东西有什么下场！”穿着旗袍的王阿姨一脸愤懑。

谁要说穿她的底细呢？令琴想，这十八岁的姑娘过分